

日语形式名词「もの」と「こと」的认知图式

徐雨荷

西安外国语大学，陕西西安，710128；

摘要：传统研究对日语形式名词「もの」と「こと」的语义区分多流于“物”与“事”原型义的静态二分，难以充分解释其多义体系。本文主张，二者的根本差异源于其深层认知图式。「もの」的图式整合了实体性、恒常性与对象性，其核心是将事体识解为一个外在于当前语境的、属性稳定的认知客体。「こと」的图式则整合了事态性、可变性与体验性，其核心是将事体识解为一个与言者主观视角融合的、处于具体进程中的情境。本文系统论证，二者各自纷繁的语义扩展（如「ものだ」的本质属性、义务、回想、感叹义，「ことだ」的建议、感叹义）均非单一特征运作的结果，而是其整体认知图式在不同语境条件下，通过转喻机制实现的系统性投射。本研究为理解这一对核心语法形式的本质提供了一个统一而动态的认知框架。

关键词：形式名词；もの；こと；认知图式；语义扩展；转喻；语法化

DOI：10.64216/3080-1516.26.03.085

引言

日语的形式名词「もの」と「こと」是句法与情态表达的中枢。经典研究（如寺村秀夫，1981；池上嘉彦，1981）虽洞悉了二者在“个体/整体”“对象/内容”等方面的对立，但其分析范式多倾向于二者原型义的静态归类，未能揭示统摄各自多义范畴的内在认知结构。当面对「ものだ」既可表超时间本质又可表个人过去回忆、「ことだ」既可表建议又可表主观感叹等复杂现象时，对于其原型义的客观分类便显得捉襟见肘。

认知语言学认为，多义词的各个义项通过家族相似性网络相连，其背后存在一个抽象的图式——一个整合的、完形的心理表征（Langacker, 1987）。语义扩展常通过转喻等基于概念邻近性的操作实现（Hopper & Traugott, 2003）。尽管已有研究从语法化路径探讨二者（如龚丽芬，2013；刘艳萍，2019），但明确从整合性认知图式视角，系统阐释其多义网络生成机制的研究尚存空间。

鉴于此，本文旨在提出并论证：「もの」と「こと」分别拥有一个由三个相互依存维度构成的整合性认知图式，其所有用法都是该整体图式通过转喻机制，向不同语用语境适应性投射的结果。本文首先将明确界定二者的图式构成，进而描绘该图式如何统摄其从实质名词到各情态用法的语义扩展路径。

1 理论视角：作为整合结构的图式与转喻

本文的分析立足于两个关键概念：

1.1 作为整合结构的图式

本文所言的“图式”，非指独立特征的清单，而是

指一个各维度相互定义、协同运作的认知完形（Langacker, 2000；王寅，2013）。图式的意义在于其结构性，维度间的相互关系比维度本身更为重要。分析的目标在于阐明这种整合结构如何作为一个整体支配语言形式的理解与使用。

1.2 转喻作为图式实现的机制

语义扩展常以转喻为认知枢纽。在特定语境中，听者基于概念邻近性，从图式所允准的某个意义推理出另一个相关意义。当推理反复发生并固化，新的规约义便得以确立（李小军，2025）。本文将展示，「もの」「こと」的每个情态用法，都是其整体图式在语境驱动下，通过转喻的语用推理产生的。

2 「もの」的认知图式：实体性、恒常性、对象性的协同

2.1 图式的界定与内在统一性

「もの」的认知图式是一个由实体性、恒常性、对象性三者构成的整合结构。其实质名词用法（指具体或抽象的“物”）是该图式最直接的体现：一个被认知的实体，其关键属性被认为具有跨时间的恒常性，并被作为一个外在的对象来把握。

实体性：指在认知上被处理为具有相对清晰边界与内在统一性的单元。这为“对象性”提供了认知载体。

恒常性：指该实体的核心属性被定位于超脱于具体时间流程的认知框架中。这构成了“实体”得以被稳定认知的时间基础。

对象性：指认知视角是外向的、观察性的，将该实体置于一定心理距离外，作为独立于言者即时主观介入

的客体来处理。这是“实体性”与“恒常性”在交互层面的必然呈现。

三者并非独立属性，而是同一识解方式——将事体“客体化”——在空间、时间、交互三个认知域的自然投射，形成一个不可分割的完形。如果说作为实质名词的「もの」本身就是客观的实体存在或被实体化的抽象概念，因此具备了作为实体存在所具有的恒常性与对象性的话，那么作为形式名词的「もの」的情态语义则是从一种具有实体性、恒常性与对象性的视角去进行认知。我们可以从三个认知域出发去认识这种认知方式：

一在空间域里，实体性体现为命题在认知中的确定性。

二在时间域里，恒常性体现为命题在认知中的超时间性。

三在交互域里，对象性体现为命题在认知中的客体化。

2.2 认知图式下的语义扩展

「もの」的语义扩展，是其认知图式整体作用于不同命题内容，并通过转喻机制固化的结果。

(1) 本质属性义：

人間はみな寂しいものだ。

本质属性义的成立，源于将某种反复出现的规律或状态整体识解为一个具有恒常属性的认知对象加以言说。命题为「人間はみな寂しい」，「ものだ」作用于命题，其确定性体现为将命题呈现为客观存在的事实；“人皆寂寞”作为一个事实拥有超时间性；同时，客体化体现为将该命题作为一个供心智审视的客体。如果没有「ものだ」，「人間はみな寂しい」就是一个依附于思考活动的个人感慨。

从原型义到本质属性义是语义扩展和语法化的第一步，并由此产生了义务义、回想义和感叹义等扩展义。从原型义到本质属性义经历了一个语用推理的过程。如：

人生ははかないものだ。

言者的意思可能是“人生是个无常的东西”。但听者会根据“物的属性是恒常不变的，客观存在的”这一点，把这句话重新理解为“人生本就是无常的”。在这个过程中，这句话进行了重新分析：

人生は[はかないもの]だ。

[人生ははかない]ものだ。

其推理过程为：人生是个无常的东西——无常是人生作为实体的属性——实体的属性具有客观存在的实体性、恒常性及对象性——人生本就是无常的。

(2) 义务义：

遅れそうなときは、まず連絡を入れるものだ。

义务义由本质属性义经转喻而来。当某个行为被社会规约认知为一种超时间的、应被客体化遵循的典范模型时，对其“本质属性”的陈述便自然衍生出规范性含义。此处，确定性体现为义务是在一定的社会文化环境下必然应当遵循的做法，这种义务是社会文化环境规定的，而不能是主观的建议；超时间性体现为实现这种义务的社会文化环境不会在短时间内突然改变，在一定的时间内都是比较稳定的，在心理上体现为一种超时间的存在；客体化体现为将行为要求转化为外在于主体的规范实体。

(3) 回想义：

夏祭りには毎年ゆかたで出かけたものだ。

回想义同样基于本质属性义。它将过去一段时期的惯常状态识解为一个已固化的、可作为对象来回溯的记忆单元，仿佛这一行为状态是那一时期的本质特征。此处，确定性体现为过往的事件得到突出和强调，于是伴随着说话人的感慨或怀念之情；超时间性体现为将过去的偶然事件强制提升为该时期的代表性象征，这成为了那段时光的一种过去的规律和本质属性；客体化体现在视角是从现在看向了过去，具有距离感。

(4) 感叹义：

よくもまあ、あんなうそが言えたものだ。

感叹义的产生，源于将某个违背或符合常规预期的显著事实作为一个突出的认知对象加以确认，这一事实违反或符合了事物的本质规律。确定性体现在强调与本质相反或相符的表现；超时间性体现在说话人不是认为自己此刻有了此种感受，而是认为这是事物的本质属性；客体化体现在其“再确认”的语感，如：

鎌倉の大仏って、大きいもんだなあ。

鎌倉の大仏って、大きなあ。

助动词化的「ものだ」与之相连，并不仅仅是说大佛很大，而是知道大佛原本就很大这个事实，这时再次确认了这个事实，因此发出了感叹。

3 「こと」的认知图式：事态性、可变性、体验性的协同

3.1 图式的界定与内在统一性

「こと」的认知图式由事态性、可变性、体验性整合而成。其实质名词用法（指“事件”“事情”）直接反映了该图式：一个包含动态关系的事态，处于特定的时间进程中，并可被言说者体验。

事态性：指认知焦点在于情境内部的动态关系、要素互动或发展过程本身。这构成了“体验”的具体内容。

可变性：指该事态被定位于线性的、具体的时间流

中,强调其发生、持续或改变的可能性。这为“事态”提供了时间维度。

体验性:指认知视角是内向的、涉身的,言说者的主观判断、立场或直接感受与事态的识解深度融合。这是“事态”在交互层面的呈现方式。

如果说作为实质名词的「こと」本身就是事件或状态,因此具备了作为事件或状态所具有的体验性与可变性的话,那么作为形式名词的「こと」的情态语义则是从一种具有事态性、可变性与体验性的视角去进行认知。我们可以从三个认知域出发去认识这种认知方式:

一在空间域里,事态性体现为命题的具体情境。

二在时间域里,可变性体现为命题时间坐标的具体性。

三在交互域里,体验性体现为命题依赖说话者视角与语境。

三者统一于将事体“情境化”的识解方式:即将其置于一个具体、流动且与主观视角相交织的认知框架中。

3.2 认知图式下的语义扩展

「こと」的语义扩展,同样是其认知图式整体作用于不同命题内容的结果,核心语用推理方式仍然是转喻。

(1) 建议义:

早く治りたいのなら、とにかくゆっくり休むことだ。

建议义源于将某个行动方案置于一个具体的、有待实现的问题情境中评估,并将其识解为该情境下最应被主体体验和执行的核心解决进程。具体情境体现为该建议是一种可执行的解决方案;时间具体性体现为建议指向未实现的未来;视角依赖性体现为这种建议常常来自个人,是说话人以自己的口吻劝诫对方。

「ことだ」的原型义到建议义经历了重新分析:

(一番いいのは) [とにかくゆっくり休むこと]だ。

[とにかくゆっくり休む]ことだ。

言者的意思是“(最好的做法是)好好休息(这件事)”,由于形式名词的语义虚化,“这件事”的意义不再受到关注,听者转而理解为“最好好好休息”。推理过程为:最好的做法是好好休息这件事——好好休息是这件事(这个建议)的内容——事件依赖于具体情境——建议依赖于具体情境。

(2) 感叹义:

わざわざお出迎えとは、ご苦労なことだ。

感叹义则是言者对某个引发情绪的具体情境的直接指称与介入。感叹聚焦于具体情境;所描述的事件此刻正在发生;并且该感叹包含说话人体验。

「ことだ」的原型义到感叹义同样经历了重新分析:

それは[不思議なこと]だ。

[それは不思議な]ことだ。

[不思議な]ことだ。

言者的意思是“这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同样,由于形式名词的语义虚化,“这件事”的意义不再受到关注,听者理解为“这真是不可思议”。推理过程为:真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不可思议是事件的属性——事件的属性具有具体的情境和时间,并由体验得到——“这真是不可思议”聚焦于言者当下的具体情境。

4 总论: 认知图式的解释力与意义

4.1 结论

本研究论证,「もの」与「こと」的语义分野及各自的多义体系,根植于两个深层整合的认知图式:「もの」的实体性-恒常性-对象性图式导向客体化认知;「こと」的事态性-可变性-体验性图式导向情境化认知。每一具体义项的产生,都是其整体图式在语境触发下,通过转喻性侧显而实现。这解释了为何「ものだ」的回想与感叹看似涉及主观,却始终带有一种“距离感”与“确认性”;也解释了为何「ことだ」的建议与感叹虽功能不同,却都带有“具体性”与“现场性”。

参考文献

- [1]王寅. 认知语言学[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21.
- [2]龚丽芬. モノダ的语法化[D]. 福建师范大学:2013.
- [3]刘艳萍. 从认知语法角度考察「こと」与「ことだ」的语法化[D]. 东北林业大学:2019.
- [4]李小军. 从语义特征变化看汉语语义演变的三种类型[J]. 当代语言学, 2025, 27(03): 380-399.
- [5]鲍尔·J·霍伯尔, 伊丽莎白·克劳丝·特拉格特. 语法化学说(第二版)[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8. 8.
- [6]寺村秀夫. 「モノ」と「コト」[J]. 馬淵和夫博士退官記念国語学論集, 1981: 743-763.
- [7]池上嘉彦. 「する」と「なる」の言語学[M]. 大修館書店, 1981.

作者简介:徐雨荷(1999.03-),女,汉族,四川成都人,硕士,西安外国语大学,日语语言学。